

历史岂容篡改 档案铁证如山

——评《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

胡 珀¹, 黄彦震²

(1.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2.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系, 陕西 西安 710100)

摘要:《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一书为 201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吉林省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档案整理研究”成果之一, 其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内容丰富, 编排严密, 图文并茂; 原始材料, 铁证如山, 还原历史; 罪恶昭彰, 事实确凿, 戳穿谬论。同时, 作为重要史料档案, 该书仍有尚待完善与斟酌之处。

关键词:铁证如山; 吉林省档案馆; 侵华罪行; 档案文献

中图分类号:G2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6)05-0128-05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6.05.025

Irrefutable History and Archival Documents: A Review about *Research on New Archives from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in Jilin Province*

HU Po¹, HUANG Yanzhen²

(1. Center of Heilongjiang River Basin Civilization Studi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China 150080;

2. Department of History Culture and Journey,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China 710100)

Abstract: The book, *Research on New Archives from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in Jilin Province*, is one of the fruits from the research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The Research about the Archives on the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in Archives of Jilin Province. It involves three notable features such as rich and well arranged content with abundant illustrations, restored history with irrefutable documents, and solid facts to show historical fallacies. However, the book still needs to be perfected as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archives

Key words: irrefutable evidence; Archives of Jilin Provinc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archival documents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罪恶昭彰、罄竹难书, 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从 1931 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至 1945 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东北人

民饱受屈辱 14 年的亡国生涯, 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 8 年抗战, 终于于 1945 年取得了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抵御外侮的首次全面胜利。

众所周知, 吉林省长春市曾经是“伪满洲国”的

收稿日期: 2016-07-11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普通高校历史学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研究”(SGH140712); 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民族传统文化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及传承研究”(15JK1174);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吉林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中若干重大侵华罪行研究”(14JZDW006)。

作者简介: 胡珀(1977—), 男, 哈尔滨人,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 历史学硕士, 主要从事东北地方史研究; 黄彦震(1983—), 男, 哈尔滨人, 讲师, 历史学博士, 经济学博士后, 主要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

“首都”——新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关部门在当地发现了大量的日军侵华档案。2014年,吉林省档案馆成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吉林省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档案整理研究”,接着组织专业研究人员会同吉林省内外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将取得的研究成果整理成(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一书。通过认真细致地研读学习,笔者认为该书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内容丰富,编排严密,图文并茂

《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公布了特别有说服力的证明日军侵华罪行的档案,共计89件。全书由八个部分组成,具体为:第一部分“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史料档案”,第二部分“反映日本强征‘慰安妇’档案”,第三部分“反映向731部队‘特别移送’人员档案”,第四部分“反映日军奴役劳工档案”,第五部分“日军暴行档案”,第六部分“反映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档案”,第七部分“反映镇压东北抗日联军档案”,第八部分“反映审讯和虐待美英战俘档案”^[1]扉页。每个部分又分别由“概述”“档案解读”“档案图片”和“参考译文”构成。其中,“概述”主要是该部分主要内容介绍,具有主题概括和导读的作用;“档案解读”主要是对相对应的档案图片的相关背景资料和出处进行简明扼要的解说;^[1]扉页“档案图片”是新发掘的日本侵华档案的影印图片,在不影响图片质量和读者阅读的前提下,出版单位还印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的底纹,体现了档案发布的权威性,有效保护了档案发布单位的合法权益;“参考译文”主要是将相对应的档案图片中的日文翻译成中文,便于读者更好地阅读、理解以及查证真实的档案资料。客观地讲,该书内容编排严整有序,装帧设计简洁大气,具有历史的沧桑感、厚重感。

二、原始材料,铁证如山,还原历史

据悉,现存吉林省档案馆的日本侵华档案近10万卷件。日本关东宪兵队全宗是该馆日军侵华档案

的重要部分,这部分档案是日军自己形成的档案资料,真实地记录了日本侵华时期的各种活动。1905年,日本关东宪兵队于旅顺成立,直属关东都督府。1906年,日本关东宪兵队转归日本宪兵司令部领导。1932年6月15日,日本关东宪兵队根据日本政府陆军省的军令,进行了改编,设立了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转归日本关东军作战序列,并通过它来统辖和指挥各个日伪警务机构和力量,配合日本关东军,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2]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本宣战,苏联红军进军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宪兵队大肆销毁档案,仓促之间还把未来得及销毁的档案埋于地下。1953年,有关单位在建筑施工时,偶然发现了这批埋藏在关东宪兵司令部旧址的档案。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吉林省公安厅接收了这部分档案并组织人员进行整理,于1982年5月连同编制的检索工具一并移交吉林省档案馆保管。近年来,吉林省档案馆深入挖掘馆藏,整合人员力量,组成多个课题组,对这批档案进行系统翻译并予以公布。其中,收入《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的绝大多数档案来源于日本关东宪兵队全宗,少部分则来源于“伪满中央银行”全宗。档案内容用日文书写,主要包括报告、规定、月报、要报、电话记录、动态观察、调查表等,还有一小部分为图片资料。档案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地域范围主要是中国东北,涵盖中国华中、华北,最远至东南亚爪哇地区,具有历史性、客观性、真实性、资料性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全书收录各种半年报、月报、旬报、周报40余件,其中有关邮政、通信检阅月报20余件。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以后,日本华北、华中、华南派遣宪兵队和日军中国驻屯宪兵队也开展了邮政检阅活动,每月形成《邮政检阅月报》或《通信检查月报》,并和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相互通报。这些档案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日军侵华有关活动的历史真相。例如,日军华北派遣队^①长野部队藏重部队古泉正一在写给新潟县中蒲原郡龟田町吉田常松的信中说:“在此前的讨伐中杀了一名中国人,心情不是很好。这些杀人的情景让内地的女人看到了一定会害怕。刺刀刺人,就像切豆腐一样,刺一两下,

^①日军华北派遣队翻译为“派遣军”似乎更加准确(笔者注)。

手就开始发抖。”^{[1]431}竹内部队俣田队铃木仓寿写给东京市京桥区港町母亲的信中写道:“临汾市内中国人尸体横陈,非常恐怖,其中大部分都被狗啃了。”^{[1]472}日军华北派遣乙集团增浏部队佐佐木队西坪小文在给朝鲜庆南蔚山郡彦阳净田薰子的信中写道:“昨天,我目睹了野战仓库的三名中国劳工因偷了仓库的东西被杀的一幕。见一两枪没打死,就又刺了两三刀。然后挖了个坑,把他们埋了。”^{[1]434}这三封信都是日军宪兵邮政检查过的信件,不是被没收就是内容被删除,应该不会寄到收件人手中,但是信中内容使我们对日军侵略暴行有了具体直观的认识。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日本关东军有计划、有组织地销毁了绝大多数档案,因此,今天的人们已不可能查阅到日本关东军的系统档案。从书中的档案图片亦可以明显看出,很多档案存在被焚烧过的痕迹,有一些更是残缺不全或片纸只字,实为没有彻底焚毁或未烧尽的“劫后余生”的档案。所以说,新发掘的日军侵华档案是第一手的史料,是原始的历史记录,更是日军自己留下的如山铁证。

三、罪恶昭彰,事实确凿,戳穿谬论

有关专家指出,新发掘的日本侵华档案“有的对日本侵华所犯罪行提供了原始证据,有的对早已被国内外公认的罪行提供了新的佐证”。^{[1]3}其一,涉及“慰安妇”的档案中发现“慰安妇”与日军配比比例、采购“慰安妇”资金、强征“慰安妇”等方面的新证据。书中的两件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关于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报告(通牒)》记载了南京及周边八个地区军队“慰安”设施等情况。^{[1]116-127}其中,南京驻屯兵员概数为25 000名,“慰安妇”为141名,“慰安妇”一人需要应对178名士兵。下关驻屯兵员概数为1 200名,“慰安妇”为6名,“慰安妇”一人竟然需要应对200名士兵。其二,首次发现日军在采购“慰安妇”资金方面的档案。“伪满中央银行”资金部外资课《关于“慰安妇”采购资金记录》明确记载了从1944年11月至1945年3月用于采购“慰安妇”的资金为53.2万元。该记录雄辩地证明,“从伪满中央银行转账‘慰安妇’购买资金,并得到关东军第四课证明许可,赤裸裸地表明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是日本的国家行

为”。^{[1]150}北安地方检阅部《邮检月报》档案^{[1]174-176}则记载有:军队“慰安所”是士兵消遣的地方,20名“慰安妇”都是朝鲜人,受“国家总动员法”约束而在这里。“国家总动员法”是1938年日本政府通过的法案,其中有“日本政府于战时在国家总动员上,遇有必要时依法征用帝国臣民”的内容。早在20世纪初,朝鲜就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军就是运用“国家总动员法”来强征朝鲜妇女充当“慰安妇”的。其三是涉及南京大屠杀的档案提供了南京当时人口和日军屠杀罪行的新佐证。1938年2月28日,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关于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调查报告(通牒)》中,^{[1]47-69}清楚无误地记载了日军在实施南京大屠杀前南京人口为100万,这份档案直接戳穿了日本右翼“屠杀前南京人口不足30万”的欺世谎言。1937年12月23日《大阪每日新闻(奈良版)》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光本的《南京总攻击观战记》的报道,记叙了“侵入南京的日军3日内打死8.5万人”,“从下关码头最近的一条街到扬子江下游尸体绵延二三里的惨状”^{[1]101-103}。其四,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的档案证实日本大肆掠夺东北土地和经济资源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行为”。档案完全可以证实,所谓“开拓”实为侵略,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行为”。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关于收买土地引起中国人地主反对情况的通牒》记录了公主岭山路乡集合“开拓团”实施收购的三千町土地的有关方案及措施,由于中国地主强烈反对,暂时中止收购的情况。^{[1]518-533}关东宪兵队《对满洲国内日满民族矛盾等民情调查》记载:“一般民众并不欢迎日本开拓团的迁入”,“由于他们是集团性活动,所以常常会极大地压迫和迫害满民众”。^{[1]553-556}

四、本书的不完美之处

(一)虽然以“研究”入书名,但是仍不能改变其“档案文献选编”的性质

尽管专业研究人员和专家学者对这批新发掘的日军侵华档案的翻译、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该书也被定位为“近年来对日军侵华档案发掘研究的最新成果”^{[1]扉页},但是对照《档案文献编纂学教程》的相关理论,笔者不揣浅陋,坚持认为该书仍是以档案原文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一次档案文

献。从与题目相关信息辑录的精全程度来划分,当代一次档案文献又有汇编(全集)、选编(选集)两种不同类型。档案文献选编是以特定题目的基本档案信息的原文择优汇总的出版物^[3],因此该书以“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选编”命名似乎更加名实相符。

(二)尊重原有历史档案资料要以读者能够无障碍阅读和理解为前提

“出版说明”中指出:“在‘参考译文’中有些文字、段落看似编次不清、序号混乱,这是编纂人员尊重原有历史档案资料所致,也就是说,原历史档案是什么样,翻译文字也就如实呈现”。^{[1]扉页}通过逐件阅读,笔者认为本书的一些档案译文确实令读者如坠雾中,不明就里,由于晦涩难懂、逻辑不清,因而不能作为史料加以应用。比如,孙吴宪兵队《关于“特别移送”押送途中“苏联间谍”逃跑的报告》“参考译文”中“逃走时的状况”记载:黑河(宪兵)分队佐佐木伍长将“苏联间谍”姜荣泉“特别移送”到哈尔滨宪兵队本部,十二月二十九日乘坐前往哈尔滨的第302次列车第13号三等卧铺。该报告的“参考译文”指出,“次日三十日4点左右到达绥化车站……三点半左右到达哈尔滨站,稍感觉到放心,于是打了个盹。约过了一个小时以后,列车进入白奎堡车站(绥化往南第四站)时,一觉醒来发现被押送者已经逃走了。”^{[1]244}这段译文在逻辑及常识上明显出现了问题。哈尔滨站是第302次列车的终点站,凌晨4点才到达绥化车站,怎么可能3点半到达哈尔滨站?笔者虽然没有找到1943年黑河——哈尔滨的第302次列车时刻表,但是羊书圣撰写的《逃脱侵华日军731部队魔爪的唯一幸存者》一文却解开了笔者的疑问,文章写道:“该车第二天(也就是12月30日)早上4时左右到达了绥化站。由于是年底,车内的旅客很多。宪兵伍长坐在姜荣泉的对面,时刻监视着他。估计列车还有3个小时到达哈尔滨的时候,宪兵伍长放松了警惕,睡着了。又过了约1个小时,列车快进白奎堡站(即绥化南第四站)时,佐佐木醒来,发现对面的姜荣泉已不见了踪影。”^[4]

绥化是黑龙江省的重要交通枢纽,是哈尔滨以北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乘客云集,秩序混乱,清晨4时多,姜荣泉在过了绥化站之后的几个小站逃跑,其

成功率很高。绥化位于今黑龙江省中南部,距哈尔滨112.2 km,按照当时的火车时速计算,确实需要3个半小时左右抵达哈尔滨站。由此可断定,书中将“间隔3个半小时”误译为“三点半左右”到达哈尔滨站。

(三)部分档案的个别中文译文有误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关于收买土地引起中国人地主反对情况的通牒》的“参考译文”中有“刘房子林袁家屯的陈静波(32岁)及其他两人”,“关于首题之选,满拓以吉林怀德县刘房子林、朝阳林、大榆树林等高原熟地为特殊地带为由,实施了开拓政策”的语句。^{[1]532}仔细查看和辨认第522页、525页档案图片,所谓“林”字,实为“村”字,我们认为这应该是日语中的汉字。经过查考相关资料,怀德县为今吉林省公主岭市之前身,现在公主岭市仍有刘房子村、朝阳村、大榆树村等地名。日军铁道警护总队总监部警备科《铁道沿线治安周报(第四十八号)》第586页、587页的“参考译文”中有“滨州县宋站”“墨而根”的字样,经核对574页、580页档案图片,这两处原文也是日文中的汉字词汇,实际应为“滨州(洲)线宋站”、“墨尔根”。此外,第586页、587页译文中有“王铭贵”字样,查看第572页、579页档案图片也是“王铭贵”。“王铭贵”实际应为“王明贵”之误,至少应该在第567页的“档案解读”中标注为“王铭贵(王明贵)”。

(四)个别档案似与历史事实有差距,应该做存疑处理,不可贸然下结论

《用历史档案还原历史真相——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综述》中明确指出:“佳木斯日本宪兵队《特周报(第五号)》记载了赵尚志牺牲情况,并记录了赵尚志的遗体存放在兴山镇警察署。”^{[1]11}佳木斯宪兵队《特周报(第五号)》“档案解读”则记叙为:“此件档案系佳木斯宪兵队长出口元明昭和十七年(1942年)二月五日《特周报(第五号)》。记载了被害人身上配有赵尚志、王永孝的印章,尸体存放在兴山镇警察署。根据日本宪兵队的推测,赵尚志是在入‘苏’途中与日伪警察交战时牺牲的。”^{[1]590}但是“参考译文”却是“该匪可能是入‘苏’途中交战而被击毙的”。换言之,档案原文并没有指出被日军射杀的就是赵尚志本人,况且“正在验尸中”。更

为重要的是,假如昭和十七年(1942年)二月五日的报告时间无误,此事应该发生在二月五日或以前。但是事实却是赵尚志牺牲于1942年2月12日。据笔者所知,赵尚志牺牲经过撮要记叙如下:1941年10月,赵尚志率小部队从苏联返回东北。12月23日,吸收采集皮货的青年王永孝加入小部队,队伍扩大至6人。1942年1月中旬,根据苏方关于过界三个月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必须返回的要求,赵尚志决定派张凤歧、赵海涛、韩有去苏联汇报情况,他和其余队员则随后再去。1月中旬至2月上旬,日军侦知赵尚志小部队行踪后,先后派遣特务刘德山、张锡蔚混入队伍,潜伏在赵尚志的身边。2月12日凌晨,在袭击梧桐河金矿局伪警察分驻所途中,赵尚志遭到刘德山暗枪伤害,身负重伤被俘,8小时后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2月14日,赵尚志的遗体被运至兴山镇警察署。^[5-6]由此可见,《特周报(第五号)》的记载虽然和赵尚志牺牲过程有类似之处(比如持有赵尚志的印章,发现死者身穿日军服装),但疑点更多。当时,一些抗联领导人身边的战士经常带有领导人的印章,为的是证明其番号和所属部队。比如,1940年2月18日杨靖宇的警卫员朱文范和聂东华在濛江县东南的大东沟牺牲时,身上也带有一颗杨靖宇的印章。^{[7]213}1942年2月初,特务刘德山在鹤立县北部山区混进赵尚志的小部队时,也获得了盖有赵尚志印章的副官兼游击队队长的任职令。^[8]因此,印章不能作为证明赵尚志身份的实物,我们有理由认为佳木斯宪兵队报告的可能不是赵尚志的牺牲情况。而另一件档案也给我们留下了思索,关于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牺牲的情况,传统的说法是1941年3月8日清晨病逝于桦甸县夹皮沟密营^{[7]220},而《关东宪兵队关于魏拯民牺牲地的记录》记载的时间是1941年3月8日16时左右,魏拯民和7名第一路军抗联战士在吉林省桦甸县第七区夹皮沟北部八千米的四道沟八九一高

地被日军突然袭击,双方交战一个半小时,魏拯民和7名抗联战士壮烈牺牲。^{[1]566}此件档案虽然纠正了魏拯民病逝的说法,证明其是战死,但是此件档案中也没有明确能证明魏拯民身份的实物,因此我们只能推测可能是日军向夹皮沟密营发起攻击时,魏拯民已经去世了。

金无足赤,白璧微瑕,况且指出的问题或许还有吹毛求疵之嫌,因此这些问题相对于全书的史料价值、社会影响及教育意义实乃大醇小疵。衷心期待吉林省档案馆的兰台同仁推出“吉林省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档案选编”系列资料集,使更多的历史档案重见天日,让更多的历史事实得以还原。

2014年7月7日,习近平同志出席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纪念日仪式时强调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的出版正当其时,意义非凡,真正起到了“让历史讲话,用史实发言”的独特作用。

[参考文献]

- [1] 庄严. 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4.
- [2] 霍燎原,潘启贵. 日伪宪兵与警察[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
- [3] 韩宝华. 档案文献编纂学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 [4] 羊书圣. 逃脱侵华日军731部队魔爪的唯一幸存者[N]. 中国档案报,2014-05-05(03).
- [5] 赵俊清. 赵尚志传[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 [6] 刘枫.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 [7] 孙继英,周兴,宋世章.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 [8] 王晓辉. 东北抗日联军抗战纪实[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